

众生·人民路

## 履程鞋事

| 金志标 文 |

不知从何时起,有意无意间养成了一个习惯,每每出门,无论鞋的新旧,会将所穿的鞋擦干净,心里才感到踏实。

可能是年轻时有过农村和企业的历练,对鞋有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情结。

48年前,作为当年无锡市首批知识青年,与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起去了郊区务农,几乎每个人脸上都没有任何的沮丧,倒像一只只雏鹰刚刚长满羽毛,有着跃跃欲试展开双翅单飞所带来的快乐。当然,我也很开心,心里想着父母亲含辛茹苦养了咱17载,虽然体魄不是那样健壮,身材没有那样魁伟,终于可以自食其力了。离开家的当日,参加完在市体育场召开的欢送大会后,手持乘车券,望着手持鲜花夹道欢送的人群,心里甚是激动;车内同行的知青也是兴高采烈像小雀般叽叽喳喳闹个不停,不久将成为农友,加上彼此年少青葱,一会儿大家就熟悉得像老朋友一样,整个车内洋溢着一种势不可挡的青春活力。

热闹的局面总是那样短暂,没有了鲜花,没有了夹道欢送时的场面和人们真诚灿烂的笑容。到了农场后集中用餐,每人一客,吃了一顿家里都难得吃到的丰盛大肉饭。安顿好住宿,同行的知青们即被分到了舜柯山下的几个生产队。远眺着蓝蓝的天空下不算太矮的山峦,脚踏着村里高低不平绵延的土路,恭恭敬敬望着皮肤黝黑、质朴善良且热情好客的当地人,因为语言上没有障碍,陆大伯、蔡阿姨地一叫,不一会儿便与大家都混熟了,毕竟是来接受再教育的,大伙对当地人还是显得异常谦恭。

次日,在生产队的仓库前,我们各自扛回了一堆自己使用的农具,共5件,一副竹编系着麻绳装泥土用的簸箕、一根扁担、一把钉耙、一把山锄、一把镰刀。回宿舍的路上,胖瘦、高矮、着装、鞋履各异的知青们,平生第一次扛着大家都统一的农具,稍有节律地走在窄窄的田埂上,倒也像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向前方开拔,有人边走边唱着当时流行的四分之二拍的进行曲来,走着走着我不住嗤嗤地笑了起来。

正式下地干活了,和老农工们一起一点也不示弱,感觉这是接受再教育的好机会,大家干活时都拼足了力气。由于不谙农活要领,许多人手上都磨起水泡,肩上都被沉重的担子压得如小笼包子般地凸起。有一天在知青点上吃罢早饭,只见天上乌云密布,预计要下雨,大伙早早穿上雨鞋,带上农具匆匆忙忙赶去生产队干农活去了。平时伺候这些茶树也不容易,我们总是按照队长的指令,对土壤时不时地进行深翻、浅翻,让茶树所生长的土地始终处于松软状态。不多时,黑压压的乌云笼罩在茶园上空挥之不去,一会儿真下起了大雨来,大伙穿着雨衣、脚蹬雨鞋苦干不误。当时可能是各自家里的经济状况都差不多,我和许多人一样都穿着浅帮雨鞋,鞋底沾着黏黏的泥土,三下两下便把整双雨鞋陷进了松软的泥土中,弄得狼狈不堪。老农见状连连问道:下乡之前在城里咋不买双高

统雨鞋?听罢,我一时语塞还一个劲假装道:这浅帮雨鞋透气不闷脚。说是这样说,心里多想拥有一双高统雨鞋啊。

家住在荣巷的一兄弟有次回家,不知从哪搞来一双高统矿靴,这玩意儿没有常见的雨鞋光亮,属亚光类,高统至膝下并具防砸、防穿刺等当时你能想象到的所有优点,这兄弟一遇雨天,穿着矿靴走路下地干活比谁都精神。集体生活大伙就像一家人一样,往后的日子里若遇上雨天,这鞋也轮不到他单独穿了,大家轮流穿着,轮流着精神,有福同享嘛。这矿靴似乎成了大伙心中的稀罕物,像一具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盾一样。有次我与该仁兄闲聊,他略显沮丧地对我说:他自从把这矿靴带到知青点后,自己也真没穿过几回。听罢,我捂着鼻子独自暗暗笑了一笑,心想,我也曾穿过一两回,那感觉可真带劲呵!

知青点上住着年龄相仿、朝气蓬勃的年轻人,工余时候,有时会传出乐器弹奏的美妙悠扬的乐曲声;时不时会听到知青们唱着当年流行的歌曲,或激昂或低沉;随处可闻哈哈、咯咯的笑声,彼此其乐融融地生活工作在一起,朝夕相处,早出暮归像一家人。当时,拖鞋也是稀罕物,一仁兄从家里带来一双,不时也引得大伙争相穿着,主人反倒偶见此物,没过多久,彼此在交流中大都发现脚底发炎,奇痒无比,究其根源还是出在大伙都追捧、争相穿着的拖鞋上,听罢大家又是一阵捧腹不已,又是一阵前仰后合。

时过境迁,当年朝夕相处的知青们只能偶见了,有时也会小范围聚聚聊聊天,前几年还隆重搞过一次纪念插场务农40周年的活动,彼此见了都感慨万千,细述着人生之艰辛及个中的快乐,我细细打量着一个个既熟悉又陌生、过去曾在一起扛过锄头、提过钉耙、垦过荒、挖过湖,雨里来风里去的兄弟姐妹们,看得出,他(她)们的着装无论时髦与否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,注意到大家所穿的鞋子,无论新旧,也是清清爽爽像刻意洗过一般,可能大家有过同样的经历,对鞋的感情可能都有着同样的感同身受。

曾经在一起当过工人农民的伙伴,都已过了花甲之年,有了自己的第三代。当然,我也不例外,退休后,除了再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工作外,更多的像同龄人一样,关心好家庭照顾好孩子,像大多数老人一样,早晨陪孙子行走在上学路上,傍晚与一群老头老太提前去校门口翘首企足等着放学的孙子。其间我有时会问孙子紫豪,你知道四二拍进行曲的节拍吗?他懵懵地看看我,我告诉他,一个男人要有担当,走路要挺胸抬头有节奏,当碰到困难时要昂起头无所畏惧,我起了个调,哼起了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》,和着雄壮有力的节拍,唱着勇者无畏的歌曲,大手牵着小手,爷孙俩的步伐似乎也一致了起来,看了我很是高兴。

从鞋说起,许多曾经经历过的事会像涌泉般在脑海中映现,擦干净自己的鞋,因为这是走坚实路的开始;目光炯炯走正前方的路,别让尘埃脏了鞋子。

忆旧·古运河

## 母亲的细竹棒

| 陈建琪 文 |

小时候的我,可以说就是个野小子。上小学上课不正常,上午半天上学,下午就和同学出去闲逛,小学毕业考试,数学只考了59分,没有及格。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,问我,这个红灯笼,带到中学里,总是有点难为情的,最后,虞老师给加了3分,62分。暑假是野小子的狂欢节,父母都要上班,也管不了我们,溜冷浴是最好的消暑乐事,跟着小哥的同学,到河滨里的码头上,看他们游泳,打闹。有一天,我坐在码头上,不知是谁把我往河里一推,我就拼命地狗划水,游到了河对岸,游泳就这样学会了。会游泳的我,胆子也越来越大,会从跨塘桥上跳水了,稍微大了更是胆大,会潜水了,大驳船从河面上走,我会潜水穿越船底,游到对岸。也会跟着大一点的邻居孩子,从跨塘桥游到清名桥三角档里,从停在那里的船上偷西瓜吃。大一点孩子水性好,去船头引开船老大的注意力,我们几个小子,以最快速度跃上船,各自抱着西瓜跳进河里,奋力逃离。

有一年夏天,我与小哥吃晚饭,就去偷溜冷浴。中午我母亲从厂里回家,看到我俩的短裤放在藤椅里,当时,我俩也不知道,就在河里尽兴地嬉水划水,晚上要睡觉了,当时的床三面有栏板的,逃也没法逃避,我母亲拿了一根细竹棒,打得我俩左跳右跳,也躲不过雨点般的细竹棒。那个痛啊,终生难忘。

稍微大点,也是夏天,跟着两个阿哥,还有邻居的同学、哥哥的同学,一大群人,扛着大大小小的脚盆、浴盆,去南站乡冷渎港河里去摸蚌,捉鱼。曾听说冷渎港河水深,每年都有淹死人的事情发生,所以去冷渎港河里游泳是要冒险的,哥哥他们已经关照,小朋友只能在沿河边捉捉小鱼、小虾。我哥哥他们十六七岁正当年

华,体健,水性都好,个个都是摸蚌捉鱼的能手,那天是满载而归,晚饭吃蚌肉、蛳螺、鲫鱼、虾,那热闹的场景还历历在目。

在我差不多十岁那年,母亲辛辛苦苦花了几个月时间,一针一线,利用睡觉前的空闲,帮我做了一双千层底布鞋。我记得很清楚,那天早上就是穿着新布鞋去上学的,下午放学后,和一个叫阿五头的同学,去玩沙堆。探矿机械厂旁的空地上,堆积了一个像小山一样高的黄沙墩,那黄沙是用来基建的,阿五头说,在沙里玩要把鞋子脱了,不然沙子涌进鞋了,脚要磨破皮的。我当时不但把鞋子脱了,还埋在了黄沙堆里。玩到快要天黑了,才想起来找鞋子,当时埋的时候,又没做标记,要找的时候,怎么也找不到了。黄沙越挖,它越是容易塌方,挖到天完全黑了,一双新布鞋仍没有找到。光着脚丫,垂头丧气又提心吊胆地回家。母亲看到我光着脚丫,也没有责怪,就闷头吃夜饭。我父亲曾立下规矩,吃饭时候,不允许在饭桌上骂我们,更不会打我们。躲过初一,躲不过十五。晚上睡觉前,母亲提着细竹棒又来兴师问罪了哈,问我一双好好的新布鞋呢?这一次的细竹棒抽上来是更重,更猛。是父亲实在看不下去,才把母亲手上的细竹棒夺了。看着腿上的细细红印,我躲在被窝里哭到睡着。

前些年,母亲走了,我们兄弟五个一起为母亲守夜。我三哥讲起一件非常痛心的事情,其实在我大哥前面,还有一个哥哥。当时,我们还住在江溪街道的沈桂桥,屋前就是一条河,那天我母亲在烧饭,三四岁大的哥哥,在屋外玩,不小心掉在河里,等我母亲发现,已经不省人事了。所以我母亲看到我们兄弟去游泳,总是一万个担心,母亲的细竹棒抽上来,其实就是抽我母亲的心。



没事就是好事

插画 戎锋